



叶凌瀚, 《50% 美金 058》(Ye Linghan, 50% Dollar 058) 纸本水彩, 190×110cm 2013 杨画廊 | 图片提供



郭鸿蔚《无题 (完美的爱人们)》, 1991, 纸面拼贴, 44×63.4 cm, 2013 版权艺术家, LEO XU PROJECTS | 图片提供

99 个上帝——叶凌瀚个展

中国北京 | 杨画廊

情绪的两端

(栾志超 | 文) 叶凌瀚的此次个展由五个动画影像作品构成: 在《50% 的美金》中, 金钱稍纵即逝或是在图像的景观中倏然而出, 或是以同现实悖谬的方式出现; 走近了《发光的 JACK》, 观者才能看到钻石在黑猩猩的脖子上一闪一闪地发着亮光, 一个原始的生物象征和一个装饰与财富的现代发明以微妙的瞬息之变结合在一起; 在《旋转体和克莱斯勒》中, 冷峻的摩天大厦、艺术家画笔下棱角分明的柱状体以及冰冷的螺丝、弹簧、刀具等日常用具通过螺旋转动的方式融合在一起; 在《这是可乐》中, 浪漫诗歌、世界500强等各种文字疯狂地交替出现, 使得观者来不及辨认其中的讯息, 只剩下丙烯或油画颜料在屏幕上的质感加剧着闪烁和不定定的焦虑; 在《星星就将一一熄灭》中, 刻着“阿波罗计划”和“在说出神的名字之后”字样的金币分不清顺逆地转着。

这五件作品几乎囊括了所有图像的类型, 宗教、政治、经济、世俗、文化、资本等等。一方面是五件作品以各自独立的形态分布在空间中, 另一方面是每件作品中的图像也经由扭曲和篡改或满是悖论的拼贴错置在一起, 从而加剧着图像本身的矛盾和颠覆感。然而, 尽管这些图像及其呈现方式是碎片式的, 且与现实保持着距离和张力, 它们有的快速飞转置换, 有的缓慢优雅到甚至让观者觉不出它是一件动画作品, 但是它们又都同处于《旋转体和克莱斯勒》的单一配乐之中, 共时在一个空间中推进着各自的叙事。一方面是图像的现实紧紧地抓着观者的眼睛, 让观者的身体和意识也以碎片化的方式遭遇这些图像, 进而在此时此地让叙事成为可能; 另一方面是矛盾、悖论、张力构成的氛围给了观者一个感知的线索, 从而让观者同作品一样深陷于情绪的两端: 一端是神秘的、沉思的、庄严的; 一端是世俗的、暴力的、混乱的。(地点: 北京杨画廊, 时间: 2013年4月27日—5月26日)

编辑——郭鸿蔚个展

中国上海 | LEO XU PROJECTS

忘了时间的钟

(刘旭俊 | 文) 郭鸿蔚的个展以“编辑”命名。编辑, 亦即“edit”, 它的拉丁语词源是 editio。其中一个语义是“版本”, 暗含之意是文本就如同织物一样可以有不同的编织方式, 形成不同的版本。与此同时, 同一事物的本质也可以有多种组成及呈现方式。可以说, 编辑是一种重构, 但不是再现, 而是一种经验的自我反思。

展览上不少的作品, 大多是通过拼贴的手法来表现某种错位感, 最为明显的例证就是《无题 (完美的爱人们)》, 1991》。这个被切割、错置、重构的钟盘构成时间的换喻。看上去, 它要对时间意识进行重组。但在换喻的意义上, 因为打破时间的纯粹绵延状态, 艺术家不得不在空间上, 而无法在时间上, 表现时间意识。换言之, 时间无法在非影像艺术的二维平面图像上被重构, 于是只好在换喻的钟盘上进行。

很显然, 这种避开在二维图像上直接对本体(时间)进行不可能的操作, 转而让换喻体(钟盘)李代桃僵。类似的操作还有达利的《永恒的记忆》(The Persistence of Memory): 绵软、温和、如液体般, 乃至近乎瘫痪姿态的钟盘。它的修辞更复杂, 先把换喻体(钟盘)进行隐喻体(水)的转换, 再与本体(时间)产生双重修辞。因此, 这种艺术化手段虽然通过钟盘来体现, 多少也有些“时差”——这只忘了时间的钟, 早在达利时期就已在艺术处理上做得更为精细了。哪怕它的变形方式被打上了郭鸿蔚的风格印记。可最明显的错位感来自这种“时差”, 而不是钟盘本身的被切割、错置与重构。(地点: 上海 LEO XU PROJECTS, 时间: 2013年4月25日—6月2日)